

年

卷

1

第

期

1-10

第

JUL 7 - 1928

東南論衡

東南論衡 第一卷 第一期

第一 期 要 目

短評三則

學生與政治運動

主義篇

東南大學與政黨

中俄復交之經過

談心

湖州守

記 者

余家菊

陳茹玄

胡先驕

李競芳

黃仲蘇

吳 梅

◀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

◎ 日 七 十 二 月 三 年 五 十 國 民 ◎

◀ 每 星 期 六 出 版 ▶

△ 類 紙 聞 新 為 認 號 挂 准 特 局 務 郵 華 中 △

◎ 印 科 刷 印 獄 監 一 第 蘇 江 ◎

北京圖書館藏

本刊啓事一

本刊爲純粹公開討論機關如承
社外人士不我遐棄寵錫篇章無
不竭誠歡迎儘先選錄來稿一經
登載敬備薄貲（每篇千字以上
一元至五元爲率）以答
雅意不敢言酬聊供鈔胥之費云
爾其不願受者聽惟以不蓋私人
鈐記爲號

本刊啓事二

本刊編輯計共九人凡自己署名

所發表論文責任完全由各個人
自負至外來稿件經本刊披露者
其責任由投稿者及本社編輯共
同負之

本刊啓事三

定閱諸君公鑒 中國評論現已
根本改組更名「東南論衡」凡曾
訂閱中國評論半年者仍當補足
二十六期訂閱全年者補足五十
二期恐勞錦注端此佈聞

東南論衡社啓



短評

國奉戰
爭與外
交險象

改元以來。國內軍閥。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皆罪不容於死者也。然則雖之爭。苟不引狼入室。牽動外交。猶可望其

自生自息。終有澄清之日也。今國奉兩軍。相持不下。轉戰經年。殺人無算。猶復倚異族為奧援。以自殘同類。一則借助於黨俄。一則托庇於狡日。自壞長城。授強鄰以干涉侵略之機會。故近來津沽封港之問題砲轟日艦之事案接踵而起。日政府提出嚴重要求。各國使團亦復同聲抗議。於是列強以武力干涉中國內亂之說又甚囂塵上矣。昔李完用賣國媚仇。吳三桂開關延敵。萬口同誅。千載遺臭。奈何今日自謂「粗明大義。尙知愛國」之軍人。竟至爭一時之地盤。逞匹夫之意氣。不惜斷送國家。甘為李完用與吳三桂而莫之悔也。比年以來。外交之因內亂而功敗垂成者。屢見不一。五卅慘案。結果何如。關稅自主。終成畫餅。司法調查。適足增羞。今則欲求國際聯盟行政會之一席而亦無望矣。舉國人茹苦含辛萃全力以爭之國權國體。竟為二三軍閥摧滅無餘。掃地淨盡。血

氣之倫。莫不言之痛心。乃彼軍閥者猶以為未足。更復爲虎作倀。引敵以自戕。國家果何負於軍閥。而必置之死地而後快耶。嗚乎。

(茹玄)

和平
運動

日來劉極無聊之北京政府。又復故步重尋。擬聘王士珍孫寶琦唐紹儀諸名流組織和平會議。

勸告各方停息戰爭。然後討論法律問題。解決國是。嗚乎。比年以來。和平會議發起者不止一人。召集者不止一次。其成效為何如者。今之會議果有異於昨之會議否耶。今之名流果有異於昨之名流否耶。夫軍閥之所貴。軍閥能賤之。段政府託命張馮。置身樞極。初猶周旋兩大之間。假虎威以自炫。追張馮決裂。段政府事實上既宣告死刑。乃猶不知進退。視顏繼棧。欲借老朽無用之和平招牌。以苟延殘喘。欺人耶。抑自欺耶。身為執政。坐視繼吏稱兵擄童。喋血經年。不敢下一令以制止。德不足以服人。威不足以取人。竟至袖手其傍。倡言調停。一若中立國之對兩交戰團然。實非天下之至怪耶。若軍閥所爭者地盤。所說者利害。視堂堂政府尙母婢之不若。況此等無學無勇泥塑木彫之名流。與之據案以談和平。夫豈有僥倖之理者。君夢如何。我憂孔多。由今之

。無變今之俗雖百和平會議猶無益也。昔葉銘琛受命督粵。禦寇無方。至爲英兵所虜。時人嘲之。謂其「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今之執政則不生不死。不辭不走。是大可與葉氏先後頌映。歷史上無獨有偶矣。

(茹玄)

泰晤士

報記者

之譯論

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佛拉塞近撰一文。

主張列強救濟中國內政。其文大意謂英國在華信用感情已漸消失。各種在華經營之事業

均甚失敗。推其原因。就華北言。因軍閥之紛爭。交通阻塞。致其商業大受影響。然非仇英之結果。就華南言。則因香港罷工掃貨。致其商務大受打擊。惟華中則英國商業頗有顯著之進步。因信長江流域之抵貨運動。似已停頓。反英趨勢。亦漸形消失。其所以致此者。實由英國對華政策。常能得大多數中國人之同情。故有此效果。而深望英國對華外交之成功。但同時以廣州之被赤化。與中國內部情形之日非。必須列強出而扶助。方能救濟其國勢向下之趨勢。而免於重大之危機。狂妄哉。佛氏此論。夫既知其本國在華之信用與感情。日趨消失。曷不自省其所以致此之由。橫暴無道之行爲。施諸我華。猶曰「常能得中國大多數人之同情。」而自鳴「對華外交之成功。」此非自欺欺人之尤者哉。今日中國國民因強

暴之壓迫。與內部之變亂。既漸次覺悟。愛國運動風起雲湧。不可遏抑。野心強鄰之干涉恐嚇。祇能施於中國政府與軍閥。未可以加諸我朝氣蓬勃之國民也。佛氏之所謂必須列強出而扶助方可捋濟者。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不亦可以已乎。願吾人讀佛氏之言而當益自奮勉矣。第一。須知吾人給予英人消極的抵抗政策。一如罷工排貨之類。已予英人以有效之打擊。應持之以毅。毋稍自懈。致示敵人以弱。第二。須知蘇俄在華以主義的侵略。隱握粵省政權實爲引狼拒虎。招人嫉忌。而促進遠東戰雲之導線。故英人之橫暴可恨。亦俄之隱患。更無底止。是則吾人所應努力防範者也。

(潛恆)

學生與政治運動

余家菊

近年來學生與政治發生關係之後，其結果頗有人爲之悲觀，事實上許多人的意見早已主張學生不應參加政治活動，祇因劫於潮流而不敢發表。蔡子民海外歸來，不久即發表「學生從事政治活動，應用國民的資格，不應用學生的名義。」質言之，即是青年可參加政治活動，學生不可參加政治活動，學生而欲參加政治活動

當改換一套衣服，此項辦法，實際仍是無辦法，因在校學生既有兩重資格，拿着書本便是學生，放下書本便是國民，在一時期內，依然是分心兩途。許多人想着學生是求學的，不應干與他事。而另一派人則謂中國處於非常時代。

常用非常辦法，不可拘守常義。此說原承認學生之職分爲求學，特在變態的中國之下，需人孔急，不能待至學生已經畢業然後課以國民救國之責。使此說而是，則吾人大可主張縮短青年的在學時間，而暫行停止一切相當學級以上的學校（如大學）而使其中的學生一律服務國家，豈非於論理上校爲條貫乎？然而此派人物決不肯作如是之激底主張，其意似以爲從事政治亦須有知識，停辦大學則青年的知識將一律減低，故主張青年仍舊應當求高等知識，不過國事緊急不可專心求知閉門不問國事而已。是依然以學生應分心兩途。兼營並進，於問題仍

未解決。何以故？因分心政治之後，求知效率必爲減少，欲達到足以夠用的知識程度，其所需的歲月必較專心求知者爲久，又何必不多待三四年（大學畢業祇須三四年），俟其畢業後再從事政治。此際，祇有兩層理由可以迴護學生應當從事政治運動之說。其一，國事叢生，無真心擁護國家利益之人，故不得不求良心不昧的青年學生担任「守夜防盜」之責。其二，在學生時代不養成從事政治活動之習慣，則畢業後亦必對政治生活不感興趣。由前之說，學生參加政治運動之目的在保衛國家；由後之說，學生參加政治運動之用意，乃是教育的。似此，解決此問題之端倪已得，而錯謬的觀念可以糾正，不明晰的觀念亦可確定。

第一「政治運動」之一概念，實嫌模糊，宜加分析。政治運動之內容甚廣，自參加戰鬥以掠取政權，而仰承軍閥鼻息政客意旨以奔走游說

以至於喚醒民衆打倒國賊，皆在其中。學生所應從事者爲何？學生所能從事者又爲何？供政客利用，乃學生之所不應爲；參加軍隊，乃學生之所不能爲（因一入軍隊，便非學生也）。

反有下列數事，似爲學生之所可爲：

1. 有關實際政治的研究，如不平等條約是；
2. 政治原則之宣傳，以培植政治的基礎如全

民政治是；

3. 外交緊急，喚起民氣；

4. 鼓起民衆，監督政府；

5. 其他有關國家大計之事。

在學生時代，一方面從事政治活動。一方面又欲保留學生的資格，其所能積極從事的活動，似乎祇有此數者，事實祇能如此，固不問理論如何也。果然，則其所從事者乃救國活動，並非泛泛的政治活動。故今後宜用「學生的救國運動」一詞，而取消「學生的政治運動」之說。

第二，學生所可作之事，既祇上述之數項，而上述之數項，又無一不應爲教育中之所應有之事。有關實際政治的研究，足使教材生活化 *Vitalizing*。而一三三四五項，則足以培養服務國家之性格，視絕無目的之死訓育，其價值高出萬萬也，是爲訓育之生活化。如是則救國運動便是教育作用之一，受教與服務合而爲一，是爲一元論，以視學生應同時分心兩途之二元論在理論上與事實上皆強勝遠矣。故吾人當提倡

救國化的教育；

當利用。

教育化的救國運動。

主義篇

陳茹立

今世之士詩誕而喜大言。朋黨以相標榜。此立一名。彼樹一幟。不曰鼓吹某主義。則曰反對

某主義。不曰擁護某主義。則曰打倒某主義。銅山東崩。洛鐘西應。一時牛鬼蛇神環起而競作鴉聲。使國人震眩徬徨。莫知所適。桀黠者乃乘機利用此種羣衆。若振長策以驅羣羊焉。民智日暗。民德日偷。此十餘年來國事之所以愈理而愈紊也。

夫主義非不可談也。苟學者能虛心研究。得其精神。明其體用。審其是非之實。辨其真偽之途。然後有諸中而形諸外。貢諸羣衆以資考鑑。則其於社會未始不無小補。乃今之談主義者。樹高橫闊。不計道里。浩浩蕩蕩。不辨牛馬。終日攘臂瞋目。驟突叫囂。叩其腦中。一無所有。察其所言。則生吞活剝。剽襲陳文。千篇一律。嗚呼「主義」云云。直知識道德破產之徵象而已。余嘗細察吾國人之談主義者。不外三種。一曰利用主義而談主義者。迎時之士。小有聰明。剽竊一二東西學說。便指天劃地。

揚厲鋪張。或刻意於立異向奇。冀迎合青年心理。其目的純在於召號徒黨。擴張勢力。以建築個人富貴利達之捷徑。彼輩之所謂主義。蓋筌蹄之用。不過一時。苟目的既達。固可敝屣同棄。二爲迷信主義而談主義者。入主出奴。偏於一得。視主義爲萬病聖藥。以爲社會凡百問題。均可執一主義立即解決。若而人者刻舟求劍。不求甚解。縱具篤行之誠。亦乏明辨之力。所以終日勤動。其所望於某主義之結果。終如泥牛入海。永無消息。三爲不知主義而談主義者。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不務自知。祇事盲從。有腦而弗思。有目而弗視。問其主義。則曰是歐美某大家之所言也。曰是國內某名人之所介紹提倡也。曰吾習聞此種主義爲救國之不二法門也。故今日遊行。明日大會。吾必一一參加。吾爲主義奮鬥。爲主義犧牲也。此種渾渾噩噩無知無覺之主義者。今日滔滔皆是。

「英儒勞氏 L. MOLL 嘗痛論其本國政黨。謂「黨人有願爲黨死而未明黨綱爲何物者」吾國今日青年則有願爲主義死而未明主義爲何物者。盲人瞎馬。蹈深淵而莫知悔。嗚呼冤已。」

如是以談主義。宜其主義之談愈多。主義之義益晦。主義之分日衆。主義之用愈乖。國人日夜孜孜相率競作無病之呻吟。意氣之笑罵。民風日漓。國事不可復問矣。夫國家之敵不敵於一人。亦不敵於一事。其原凶必甚複雜。斷非挾一任何主義。即可求撥亂反治之功者。今人見窮民之無告。則談共產主義。見外侮之紛來。則談國家主義。見工商之不振。則談資本主義。見經濟之不平等。則談社會主義。羣雄割據。國將分裂。則談聯邦主義。武人專制。民不聊生。則談民主主義。國際戰爭。慘無人道。則談大同主義。競爭生存。國弱種賤。則談軍國主義。見一敵即取一主義以救之。於是百

孔千瘡之中國。遂引起無數之主義家。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同者相友。異者相仇。聚訟盈庭。終日攘臂駭汗以爭主義。主義之爭愈烈。而國事乃愈不可爲。夫主義之辨出於學者研究之態度與方法。猶可望其見仁見智。殊途同歸。今也則以政客之手段宣傳主義。以武力之羽翼操縱主義。而所謂主義者遂成爲一人一黨之護符。爲一人一黨之專號。爲一人一黨借以排擠他人他黨鞏固自身權利之武器。陽爲主義之爭。陰爲利害之競。利害之衝突無已時。此之謂歟。昔宋之亡也。權奸盈庭。外侮紛乘。賢士大夫比黨以相傾軋。對於治標救亡之道。相率不談。而宋社以屋。今之學者其操行德慧遠不及古人。而門戶之爭倍甚於昔日。求國不亡。不可得也。且今日之主義多於牛毛。吾人試磨觀其最激烈以至最守舊者。莫不各有其

發生之因。與藥時之用。善謀國者必審擇各種主義之長爲目前拯溺救焚之計。譬諸良藥。寒

熱燥濕。性乃萬殊。醫士必視病者之情形。施

以對症之方。未聞有膏守一性之劑以治萬病者

也。吾願今之學者留心於主義之研究。而不必

孜孜於主義之宣傳。致力於主義之分析。而不

必殫精於主義之攻擊。以主義爲研究眞理之參

考資料。不當以主義爲普救萬敵之唯一法門。

以主義爲精神之結合。不當以主義爲植黨之工

具。以主義輔社會。不當以社會殉主義。夫療

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主義之效驗

。往往亘千百年不獲一覩。使社會之禍亂必待

主義實行。始克得救。則吾人將世世生生無往

而不在水深火烈之中矣。王船山曰。「民病亟

矣。改紀一政以緩民之死。即吾仁也。國勢危

矣。匡贊一謀。以救國之危。即吾義也。」吾

危一之要道。則書生誤國之誦。或亦可幸免於身後矣夫。

東南大學與政黨

胡先驕

國民黨人誣人。動曰反革命。曰資本主義之走

狗。凡非本黨之人。輒視之爲研究系。自所謂

國家主義發生以來。則稱異已爲國民主義派。

或醒獅派。甚至黨內意見橫生。故分左右。互相

抨擊。不遺餘力。又有所謂不左不右之中山嫡

派者。總之不外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一念而

已。國民黨人痛詆段祺瑞吳佩孚輩北洋正統觀

念之非。何乃必欲強人服膺國民黨正統之說。

不容異已立足於天地間乎。環觀宇內各國。舍

蘇俄由共產黨專制外。國內政治。常爲兩黨或

數黨互相消長之局。蓋保守進取各有所長。亦

各有所偏。互相攻錯。互相監察。方能使政治

入於穩健進取之正軌。一黨專政。以暴力箝人

。正以其領袖人物依違反復。無一定之政治主張。無堅毅不拔號召黨徒之人格。故雖發源於戊戌變政之際。歷年三十。而終不能成一強有力之保守黨。近且趨附新潮。提倡偽文化與偽教育。晨報時事新報之造孽。與新青年新潮等。而蒲伯英。張東蓀。胡適之。陳獨秀。吳稚暉。李石曾。皆一邱之貉也。東南大學與政黨素不發生關係。言論思想至爲自由。教職員中亦無黨派地域之別。言留學所在之國。則英。美。德。法。日本。言省籍。則蘇。浙。皖。贛。湘。鄂。川。黔。閩。廣。直。豫。言個人所隸屬或接近之黨。則國民黨。研究系。國家主義派。社會黨。而要以鄙視一切政黨。態度超然。純以研究學問爲事者居多。言宗教。則孔教。佛教。基督教。與不信一切宗教者。故梁任公可來校演講。江亢虎可來校演講。孫哲生與廣東外交團亦可來校演講。惟政黨色彩

過重之組織。如張君勳之欲以自治學院附設於東南大學。則劉伯明博士絕對拒之焉。自易長風潮發生。外間攻擊郭秉文校長者。謂彼結納軍閥。又認郭爲研究系。此乃最不平之事。郭氏爲事業家。以成功爲目的。對學術政治無一定之主張。此固其大缺點。然在軍閥統治之下。欲求學校經濟之發展。對於軍閥政客與所謂之名人。勢不得不與之周旋。否則必須效法北京大學。日以鬧風潮爲事。形同痞棍。使軍閥政客名人反須與之周旋。此固亦自存之道。然學生之學業休矣。然即以北京大學之威。亦不敢不請張學良演講焉。予爲對於郭校長治校政策向表不滿之人。即因其缺大學校長之度。無教育家之目光。但以成功爲目的。然退一步論之。處今日人慾橫流道德頹落之世。責人過苛。亦非所宜。統觀今日之大學校長。自蔡子民以下能勝於郭氏者又有幾人乎。然在郭氏任內

一方請梁任公演講。一方學衡社同人即批評成黨人。一方請江亢虎演講。一方楊杏佛即與之筆戰。大學言論自由。亦不過如此而已。至謂某爲校長某爲教授。某與某政黨關係如何。此何足問。但問東南大學是否受此種政黨之影響。是否能保持其固有之超然學風耳。不得便謂惟國民黨人可任爲東南大學校長與教授。凡非國民黨人即應在屏除之列。不得便謂惟國民黨或共產黨人可保持其信仰。發表其言論。非國民黨非共產黨人即當箝口結舌。噤若寒蟬也。環顧國內。惟東南大學爲不受政治影響專事研究學術之機關。奈何疊次攻擊。必甘心而後已。既取我子。復毀我室。必欲使域內無一塊乾淨土。學子無一讀書之所哉。

中俄復交之經過

李說芳

此篇爲李君去歲在最近政治班中之報告。編者以其足供

近日留心中俄關係者之助。故特錄之。

編者識

中俄交涉。說者謂爲開中國近世外交史上之新紀元。舉前此妨礙中國主權之領事裁判權及關稅協定等等不平條約。均宣告廢棄。國人震焉。因認俄爲中國惟一之良友。雖以俄國近來在中國政治社會上種種助亂。而國中親俄民意。始終不衰。究其實際。中俄交涉之對於吾人爲利幾許。是尙待有識者之靜心尋繹。未可同一般庸衆之紛囂自眩焉。此不佞茲篇之所由紀也。茲篇自新俄建國時起。至十三年五月卅一日中俄協定簽字。邦交恢復時爲止。中更六載。凡一切復交運動之重要文件。及協定全文。均爲蒐錄。然後以不佞對於本協定所與中人之利害。分條述之。以爲之殿焉。

新俄於一九一七十月。在其歐洲部份之國境內確立新基。取得政權。諸帝國主義者病之。多方破壞。更適用經濟封鎖政策以窘之。而其在

亞洲方面之東部俄羅斯國境。則尙爲舊黨勢力所籠罩。日本及歐美諸帝國主義者助之。舊焰有復熾之虞。新俄此時爲勢所迫。乃不得不謀寄同情於此萬里相接之中國。以資聯絡。而震動世界之一九一九年俄羅斯對華宣言於是乎出焉。宣言爲今駐華俄大使加拉亨所手擬。茲撮要錄其譯文如左。

(上略) 勞農政府自一九一七年十月取得政權後。即向全世界民族。提議建設真正永久之和平。此之謂和平。須以放棄優得之異國土地。金錢。以及解放藉武力克服之異國民族爲本。凡世界各民族。無論大小地帶。獨立或被迫而附屬於他國。均應享有其內部生活之完全自由。任何政府。皆不應迫他國爲其屬國。

勞農政府旋復宣言廢止一切中俄及其昔日之聯盟國所訂之秘密條約。且已向中國政府建議開始談判。此項談判之進行。直至一九一八年三月。協約國遂突起扼制北京政府之咽喉。撤散金錢。賄使北京官吏及中國報紙。強迫中國政府與勞農政府斷絕一切關係。未待中東鐵路移交於中國國民。日本及協約國即自行奪取該路。進兵侵略西伯利亞。

甚至強迫中國軍隊援助此空前之非法劫擄行動。而中國國民。工人。農民。對於歐美日匪兵侵入東三省及西伯利亞之原因。則甚至漠然不知也。

現勞農政府再促中國國民醒悟。勞農政府已將俄國皇政府自中國東三省及其他各部奪得之一切戰利品。任該地人民自行決定其處於何政府之治內。及籍隸何國。

勞農政府放棄庚子賠款之俄國部分。

勞農政府廢棄一切特別權利。及在中國境內之俄國貿易區。俄國官員僧徒傳教士此後不得干預中國事務。如有犯罪行爲。應依法受地方法庭審判。

除以上各項要點外。勞農政府尙擬與中國國民之適當全權代表。對中國國民磋商締結條約及談判其他一切問題。(中略)

如中國國民願取得自由。一若俄國國民之有今日。並願免蹈使中國成爲第二高麗或印度之凡喀賽條約所賜之命運。則願其了解足作其在因國家自由而奮鬥中之聯盟與兄弟者。舍俄國工人農民及其赤軍而莫屬。

勞農政府今向中國國民政府。請中國國民從速與吾人建設正式邦交並立遣代表與吾軍相會。

蘇俄代理外交國民委員長加拉亨簽

一九一九七月廿五日莫思科

(未完)

談心

黃仲蘇

我近來因為讀書太忙，再加之以心緒不佳，往往接了許多來信，總是懶得作答，「慣遲作答愛書家」竟不知不覺的成了我的一種惡習。相知的老友，或者還可見諒於萬一，對於那些素不相識的朋友，殷勤致書，不為報答，我真是二十四分的抱歉！

我早有意思將我最近數年來文藝作品，論文，講演，通信，雜感，筆記，與讀書錄等，彙集刊印，訂成一本，名為談心，以便遍寄那些舊友新知。我很明白這種辦法並不能減輕我懶於作答的罪過，但是也許可以將我敬愛友誼的誠意間接的表示一番。

生性不願做敷衍的文字，除非被理知的使命，或情感的要求，所引誘，所敦促，我不肯下筆。我的藝術手腕本來是弱劣，遠不如我創造衝突之強烈，任憑我是怎樣的胆小，怕丟人，然而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也祇好服從——屈伏於理知的使命或情感的要求。

誰也擺脫不了自我的拘束，我的誠心祇是我個人宜洩情思的記錄。哥德(Goethe)「真理與詩」作他回憶錄的題名，也許他自有道理，我却沒有這種妄想。讓別人在熱鬧的街市上去高歌狂呼，我祇能在斗室裏靜聽我心琴的顫鳴。

十六。三。十五

(一) 作品與作家

那一天我照常陪伴勒勃勒東教授 Prof. Le Breton 回去，他肩下架着兩根木棍，和我並排在聖諾曼街旁一蹣一擺的走着。他那勇壯的右腳與左腿都是爲了在大戰中保護法蘭西祖國犧牲了步行的能力。他得有俸金，本可不必教書，但是他以爲自己年紀還輕，才五十多歲，退休不應過於太早，再加以他的性情歡喜講演，因此我們在巴黎大學文科的講堂上常聽見他的宏論。

與大學教授談話的機會實在難得，我就利用每天午後伴送回家的時候與勒勃勒東先生談話。

「你近來除了預備功課以外，還看些什麼書？」

「我正在研究法郎士的作品。」

「聽說他新近從尼司²。回到巴黎來了……我已是——年多沒有見着他……這老頭兒是個有幸福的人。」

「讀了他的作品總想見見他。」

『真的麼？這也不難。』

『你可願意給我寫封介紹信呢？』

『好！他對於東方也很是醉心的……』

『原。啊，我在他文學的生命 *La Vie Littéraire* 那部

評論集裏發現他更拉西扯說了些孔莊的哲學與李杜的詩。』

『聽說他現在又在開什麼亞那伯與波斯的文學。』

向右轉彎便是學校街，走過法蘭西大學 *Collège de France*

便離他家不遠。勒伯勒東教授忽然對我笑問道。

『讀了他的作品可有見他的必要。』

『我很想瞻仰瞻仰他的馬臉與大鼻子，聽聽他宏亮的談

笑聲，承受他幾句嘲笑……』

說着我們已走進他的住所。正是我將他的大書包放在桌

上的時候，他照例說了一聲：

『謝謝，你天天替我提書包，真是好朋友！』

接着他又說道：

『好罷，明天是星期日，你午後に我家裏來喫茶。介紹

信我一定給你寫好。』

我第二天午後三點鐘就在勒伯勒東先生的客廳裏坐着。

他從書室裏繞着走出來。他見了我的面，除了說日安以外，

便笑着說道：

『你這少年人真性急；現在還沒有到四點鐘喫茶的時候呢……真糟；我答應給你寫的介绍信還沒有動手。』

他坐在軟椅上靠着很高興的說道：

『其實有些作家我們還是不見面的好。譬如梅特林克 *Métrelinck* 我們可以認他是詩人，他慣於引用象徵的事物描寫玄秘的意義，濛濛的情境。他劇本中的人物，以及他散文中所寫的狗，蜂，和花草是多麼的細膩，多麼的體貼，但是你在街上或會場中遇着他的時候你決不會認識他，即或就是有人給你介紹到他家裏去拜訪他，你也不肯相信那個貌似美國商人的梅特林克便是你所敬愛的作家。至於伯那蕭 *Bernhard Shaw* 易迫生 *Bernstein* 你祇要讀過他們的作品，就不看見他們的相片，也可以斷定他們的相貌性情是怪僻的。

『我們展讀某種作品的時候，儘可以想像那位作家的境遇，性情，乃至於舉動像貌，服裝等等這種滿合詩情的幻覺，有時竟是很正確的，即或不正確，也沒有多少關係，祇要你自己已用想像造成的就儘够了。他是你的理想，你的偶像，是你所暗插的作家寫真，是你所杜撰的作家小史……』

我接着就說：

『祇是展讀作品決不能感到與作家親切的關係，見了美

面。談過幾次，再回去展讀作品，必定更有意義，譬如看了某種戲的表演之後，再讀那劇本，自能感到更深的趣味。」

他搖了一搖手大笑說道：

「目前這般少年作家接見賓客的時候，的確是表示誠懇，賣弄聰明，故意說出許多不近人情的話，裝腔做勢的發洩他們怪僻的脾氣，爲的是要給你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這真是好像做戲一樣，你要是去見他們，必定有喜劇可看……至於功成名就那些老成先生們，除了最少數以外，沒有不是眼高於頂，驕態逼人的。他們聽慣了恭維的話，現在有些厭煩了。頭上戴着花冠，就是皇帝也瞧不起……也許是他們做戲做得太多，過於疲乏，現在有些懶得動彈了……這就壞在你去拜訪的時候，他們不肯做戲給你。」

我趕快接着就說：

「法郎士必定是個懶於做戲的人……我倒願意去看看這幾個百戰餘生的老英雄，他的驕態一樣也能給我無限的感興。」

他趕緊帶着急促的語調說道：

「介紹信我一定給你寫，我決不願打消你去見他的熱誠……」

他隨即又很從容的笑說道：

「聽說他仍舊是那樣的健談，他一輩子都在充滿談笑聲的世界中稱王作霸……自然啊；樂得他舒服，他有的是錢財，可以不必再著作，他有的是天才，可以不必再研究。他真地有幸福的人……用點茶點罷……等一會兒就來。」

說着他就站起，慢慢的蹣跚着走到隔間書房裏去了，十幾分鐘後，他手裏拿着一封墨蹟沒有乾透的信，笑着繞走出來。我連忙接過來看。

「這是我的一個朋友，一個中國學生，他讀了你的作品，想見你談談。他願聽聽你宏亮的談笑聲，或者承受你幾句含有哲學意義的嘲笑……」

我很滿意的將信摺好，放在信封裏，說了幾句感謝的話，便辭別了他。

(待續)

湖州守 (獨振聲) 之一

吳梅

正 湖州守乾作風月司

第一折

江陽韻

〔冲末冠帶引雜院子上〕〔冲末〕一片花飛減卻春。故園芳草未歸人。風流太守容閒坐。材小材閒費此身。下官崔元亮博陵人氏。向蒙聖恩。出拜湖州刺史。簿書冗俗。不會得片刻清閒。且喜同年杜牧之佐幕宣州。便道見訪。又喜茗書聞水滸

聲名。要下官竭力鋪張一番。飽他眼福。俺已分付社家子弟。各按故事扮演去了。只是俺想牧之兄裙屐風流。詩酒瀟灑。那有心情在這村社末技。或者借此名目。要物色麗人。亦未可知。且慢慢看他光景便了。左右。杜爺起身時快些通報。

〔雜〕是。〔冲末〕正是黃金肝胆同胞友。白雪聲名幕府才。

〔引雜下〕〔淨屈中替花繡衣繡舞上〕窄袖豬衣皂帽歪。社家齊說好身裁。太平天子朝元日。也要咱家更一回。自家湖州地方一個都社長的便是。只因本州崔老爺要演習水嬉。着俺傳齊了各都。各國社長。在泗水上面搬演各種雜戲。聞得各家已經商議妥當。不免喚他們出來。看有什麼名色。〔喚科〕家兄弟們快來。〔外小外小淨丑徠各線衣色褲金抹額簪花舞上。〕〔外〕樓船結春社。〔小外〕子弟學胡妝。〔小淨〕官吏微符急。〔丑徠〕村保扮戲忙。〔見淨科〕都社長請了。〔淨〕列位請了。請問列位船隻人夫音樂燈彩可齊備不曾。〔衆〕都齊備了。〔淨〕扮的甚麼故事。外〕俺是青龍船。扮的是南郭先生吹竽。〔小淨〕俺是青龍船。扮的是中山狼。〔丑〕俺是白龍船。扮的是西施採蓮。〔徠〕俺是黑龍船。扮的是北海賭酒。〔淨〕妙！妙！青紅白黑黃恰應着東南西北中。少刻扮演起來。須要格外齊整。不要被崔老爺說我們虛應故事。〔衆應科〕〔淨〕咱們先試舞一回。可好？〔衆〕使得

。（場內打雨夾雪一套。淨領衆樂節舞下。）〔正末麗服上〕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枝仙桂一青芳。嗟余聽鼓應官去。清夢時時到玉堂。下官杜牧字牧之京兆高年人氏。登太和二年進士。忝舉賢良方正科。只爲阿房一賦。浪得虛名。因此節使方州。交相徵召。雖不及元瑜書記。也算得綠水芙蓉。如今佐幕宣州。日日領略敬亭山色。公府多暇。頗愛雅遊。同年崔元亮出守吳興。訟簡刑清。不愧紫微太守。俺想雲雲之簡。最多勝景。便買舟南下。選造衙齋。又要他盛張水嬉。一覽此間風俗。聞他已分付社家子弟。要點綴到十分熱鬧。却也有趣。想俺杜牧十載清狂。一世裡未逢佳麗。今日有此盛舉。想那民間士女。自然傾城出遊。倘得天緣遇着絕色女子。便不負俺南行一遭兒也。

〔醉鐘〕〔醉花陰〕俺是個花月叢中舊亭長。沒來田戴一頂烏紗帽上。空賣弄好詞章。對着這沒主春光。動了俺俊遊想。俺待向冷湖山。留下個熱排場。挂出座小試溫柔的金字榜。此刻已是午牌光景。怎麼崔兄還不出來。〔喚科〕崔兄快來。〔冲末上〕榮尊新伴侶。文舊因緣。〔見科〕〔正末〕年兄前日相約。舉行水嬉。不識整備停當否。〔冲末〕小弟已邀致各家社集。整備妥當。就請今日與兄畫舫一遊。〔正末〕如此周到。可謂主人愛客矣。〔未完〕